

國學小叢書

漢代詞賦之發達

金柜香著



著者 金秬香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小叢書

漢代詞賦發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33202·3)

國學叢書 漢代詞賦之發達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22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著 者 金 柅 香

主 編 王 雲 五
發 行 人 兼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林懷民)

一二六〇上

黃

目錄

第一章	辭字之解釋	一
第二章	賦字之定義	二
第三章	詞賦之源流	四
第四章	詞賦之作用	五
第五章	詞賦之分析	七
第六章	漢代詞賦之所繇盛	八
第七章	漢代詞賦之所繇衰	一〇
第八章	漢代詞賦發達之原因	一一
第九章	漢代詞賦之種類	一五
摭情類		一六

騁詞類……………五七

記事析理類……………八三

第十章 漢代詞賦之變遷……………一〇八

漢代詞賦之發達

第一章 辭字之解釋

辭字本增訓爲獄訟，說文辛部云：辭，訟也。從辛，𠂔。辛，臬也。𠂔，理也。猶言理臬也。又有嗣字，下云：籀文辭從司，是辭字指獄訟而言。大學所以言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也。又說文司部下，詞，意內而言外也。釋文，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是詞章詞藻諸字皆作詞，而不作辭，而詞字又訓爲反語助。文選劉楨賦云：「揚菀陳詞。」注，唯曰兮斯之類，皆語句詞。高郵王氏作經傳釋詞，其自序云：漢說經者，宗尙雅訓，而語詞之例，則略而不究，或卽以實義釋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是王氏亦以詞爲語助也。蓋詞爲語助，故引伸其說，則一切言論文章皆得稱爲詞。攷古籍言辭文辭諸字，古字莫不作詞。易繫辭釋文云：辭，說也。辭本作詞。周禮大行人職云：「協辭命。」鄭注作叶詞命。詩大雅辭之輯矣，說文

引作詞之軒矣。漢書敘傳音義云：古辭字，籀文作詞，詞與詞形相近，後人因形近，故訛爲辭。易文言曰：「修詞立其誠。」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實爲萬世詞章之祖。厥後昭明文選，以爲「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清儒阮氏狃其說，遂謂文必以駢偶爲主，而又牽引文與筆之所緣分，夫果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則凡駢散諸體，皆是筆而非文，適足自陷其說。夫文有時代，斷無畛界，董仲舒曰：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綜稱爲文，是非駢偶之文，亦稱爲文。反是以思，則屈宋唐景之作，既是韻文，亦多駢語。漢書王褒傳，已有楚詞之目，王逸仍之，不曰楚文，而曰楚詞，則有韻與駢偶者，亦未嘗不爲文也。子夏序詩，聲成文，謂之音。孟子曰：不以文害詞。趙岐注：文，詩之文章也。古人詩賦既俱，可謂之文，亦即可俱謂之詞。

第二章 賦字之定義

賦者，古詩之一體，詩序云：詩有六義，其二曰賦。班氏序兩都賦，亦曰：賦者古詩之流，或云，卽今謎

也，亦隱語而使人諷諫。夫聖人非不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傷相繼，政俗無裨，故不爲也。莊論不如隱言，故荀卿宋玉，因斯作賦，漢代大盛，則有相如平子之流，以諷其君，要本隱以之顯，故託體於物而貴清明。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案登高能賦之言，本於毛氏詩傳，在君子九能之內，夫九能均不外乎作文，故綜名曰德音。而登高能賦，與使能造命相次，蓋指行人之詩賦言耳。詩鄭風定之方中毛傳云：故建邦能命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記能諫，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近人章氏所以謂縱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爲紛葩，期於造次可聽，滂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義也。

又劉熙釋名曰：賦者，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陸機文賦曰：賦體物而瀏亮。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鍾嶸詩品曰：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嚴衡能說，以司馬相如之論爲最允，復參以劉氏彥和詮賦篇，即可得詞賦之梗概。相如曰：合羣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綜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彥和曰：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以物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

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體也。又辨騷云：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詞也。從其本以爲分析，則詞爲口說，賦爲敷寫，而渾而言之，則直謂之詞賦而已。詩不盡賦，賦無非詩，抉其本根，實相枝幹，古籍具在，厥義孔昭矣。

第三章 詞賦之源流

古時文字未興，傳之口耳，漸至忘失，音韻相協，斯便記誦。論者謂蒼沮以前，止有史詩而已。逮易以六位成章，書爲四言嘯矢，詩傳十五國謳吟，爾雅則句多珠連，左氏則言皆綺合，是猶工繪事者，必待青白以成文，聆樂音者，必取咸英之合節，三代文體，卽此可窺。自九流飄起，七略雲萃，諸子六藝，莫不協音而足語，立韻而出度，其時詩人偶章，大夫聯詞，詩與賦雖各異其名稱，而未標其區界。詩訓爲持，賦訓爲鋪，言持約而鋪博也。古人本合二義而爲一，故凡作詩者皆謂之賦詩，誦詩者亦謂之賦詩。攷學術之淵源，詳文章之派別，流雖分爲十，而大別有三。其一曰縱橫，縱橫家善於詞令，長於諷諭，能

移人之情，奪人之志，其源本出於詩教。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春秋之時，列國卿大夫聘問往來，賦詩言志，此其徵也。故詩賦之學，出於行人之官。漢志敘詩賦略，謂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揖讓，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際，必稱詩以論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言不學詩，無以言。夫曰交接，曰揖讓，皆爲行人之所專司，行人之術，流爲縱橫，故漢志敘縱橫略，亦謂行人出使，必有得於詩教，則詩賦之學，實唯縱橫家所獨擅。語云：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以長也。

第四章 詞賦之作用

攷周禮大小行人，掌奉使典謁之職，司饌象胥諸官，皆典謁四方之賓客者也。又有環人掌客掌訝諸官，行夫掌交諸官，皆奉使四方之地者也。縱橫亦作從衡，詩齊風，衡從其畝，類篇東西曰縱，南北曰橫，故奉使四方者亦曰縱橫。第協詞命者屬行人，讀誓禁者屬訝士，庸使之選，首重修詞，故聘禮言

詞達，論語亦言詞達，是皆行人應對之詞也。左傳言爲詞，論語則言爲命，是又行人簡牘之詞也。東周以降，行人承命，咸以詞令相高，故嫺習文詞者始克膺行人之寄，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也。行人失詞，卽爲辱命，是以習行人之言者，卽以縱橫名之，試考之古籍，折衝樽俎，毋致貽隕越羞者，多以賦詩爲專才，有知行人之勞，而賦詩以慰恤者矣。本篇鄭箋及周南卷耳篇序有獎行人之往來，而賦詩以褒美者矣。詩雅四牡篇序及本篇四牡駉駉句毛傳又小雅皇皇者華篇序及本篇駉駉征夫句毛傳或行人從政，而室家賦詩以勸行。詩周南殷其雷及本篇鄭箋或行人于役，而僚保賦詩以紀念。王風君子于役篇序及本篇正義或行人困瘁，賦賢勞以舒其軫輻。詩小雅北山篇序及本篇鄭箋或行人閱憂，賦行邁以寫其鬱伊。詩王風黍離篇序及篇中行邁靡靡句毛傳又小雅小雅我征徂西句孔疏是古詩每因行人而作也。又攷之左氏傳，范宣子賦「標梅」，是爲行人出聘而誦者。襄公八年傳楚遠罷賦「旣醉」，是爲行人莅盟而誦者。襄二十七年傳子盪等賦「野有蔓草」諸篇，是爲行人答餞而誦者。昭十六年傳至於行人相儀而誦詩者，則有若國景子賦「蓼蕭」，賦「巒之柔矣」，子展賦「緇衣」，又賦「將仲子兮」。襄十六年傳行人出援而誦詩者，則有若魯穆叔賦「祈父」，又賦「鴻雁卒章」，襄十六年傳行人宴會而誦詩者，則有若穆叔賦「鵲巢」，「采芣」，子皮賦「野有死麕」，趙孟賦「棠棣」，是古詩每爲行人所

誦也。蓋探風侯邦，本行人之舊典，前漢書故詩賦之根源，亦唯行人爲最審。李札以行人觀樂，準是以言，則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高能賦，鮮有不辱國者矣。然此特施用之一端耳，會而通之，則猶有諫君匡友，析理明倫，在詞章地位上，亦頗占重要之價值者。

第五章 詩賦之分析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注宵之言小也，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爲始學者習之，而以官鼓勸其天倪也。推古人立法之意，卽望其能登高賦詩，豫爲異日官行人之地，故其時廣詩作賦，莫不奮其筆舌，冀垂休聲於無窮。春秋以遠，周道寢衰，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皆作賦以風，咸有悱惻古詩之義。當斯之時，詩賦未分，離騷之作，屈原賦爲後人上承風體，成相之篇，韻詞譎古，荀子成相蕭文曰：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之辭，亦古詩之流也。逸周書周祝辭，亦此體。請成相者，猶言奏此曲也。雖有賦體，而尙未有賦名。孫

以故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學者不察其淵源之所自來，而以蕭統權輿選樓，遂推文選爲詞章之祖，誤矣。且昭明者不知老莊管孟之文者也。選序曰：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卽以文選證之，則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道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從，釣也。淮南賓客，梁苑詞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揚馬聯鑣，西蜀蔡張接軫，東京談天雕龍之奇觀也。且縱橫之士，抵掌搖脣，頗多積句，則耦麗之體，適可稱職。漢興，卽本此指以爲賦，長言詠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廣也。詞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詞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或曰：獨賈生以命世之才，僥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可及，佗如相如長於敘事，而或昧於情，楊雄長於說理，而或略於詞，至於班固，則詞理俱失，亦以不發乎情耳。豈知甘泉諸賦，極其鋪張，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炫曜，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致，而比興之義未泯。其餘情志愈廣，王褒劉向崔蔡之徒，亦皆異軌同奔，遞相師祖，劉彥和謂漢之賦頌，影寫楚騷，毋寧謂漢之詞賦，體備戰國也，此漢賦之所繇盛也。

第七章 漢代詞賦之所絳衰

吳訥云，祝堯古賦辨體曰，楊子雲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風之義，詞雖麗而義可則。詞人之賦，則詞極麗而過於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詠性情也。騷人之賦有古詩之義者，亦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詞，其詞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詞，故麗而有則，詞合於理，故則而有法，如或失於情，尙詞而不尙意，則無興趣之妙，而於則也何有，後代賦家之俳體是也。如或失於詞，尙理而不尙詞，則無歌詠之遺，而於麗也何有，後代賦家之文是也。是以三百五篇之詩，二十五篇之騷，無非發於情之自然者，故其詞也麗，而其理也則，而有賦比興風雅頌諸義。漢代詞賦，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復取騷中瞻麗之詞以爲詞，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爲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其辨則與淫也甚明晰。又言成相侷詩有古詩之義，然其所載則以楚詞爲首，而成相等勿錄，其所以勿錄者，以成相等非賦體也。其所以載楚詞於賦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